

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

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1210.95/5

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

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



20812648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812648

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

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鲁迅研究室

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邯郸路220号)

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1092 1/32 11.5印张 270千字

1981年8月 第一版 1981年8月 第一次印刷

书号10253.001 定价0.90元

目 录

人的鲁迅……………徐 震(1)

论鲁迅的辩证法思想……………陈鸣树(21)

试论鲁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观点……………章培恒(71)

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

——试论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意义和贡献

……………王一钢(89)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笺补拾零……………丁锡根(127)

鲁迅杂文中的社会批评……………吴中杰(160)

《朝花夕拾》的艺术……………潘旭澜(190)

鲁迅旧诗和毛泽东诗词比较

——兼论“五四”以来旧体诗创作的得失

……………朱文华(205)

论《伤逝》……………邓逸群(236)

鲁迅论审美意识的时代差异……………高若海(251)

鲁迅论文学艺术中的感情问题……………戴 翊(271)

鲁迅笔法论……………赵祖武(287)

“给读者看看那时那地的情形”

——学习鲁迅关于十月革命初期“同路人”

作家的评论札记……………王永生(310)

杂文与社会

- 鲁迅的杂文理论初探……………胡奇光(325)
- 浅谈鲁迅对科学文艺理论的译介……………贾鸿猷(334)
- 关于鲁迅和沈从文……………吴立昌(344)

人的鲁迅

徐 震

四十五年前，他怀着对一切怨敌决不宽恕的心情，最后扫了一眼那个大夜弥天的世界，终于撒手逝去了。在当时的中国，还没有因一个人的亡故，给这么多的心压上石头；也没有谁的死讯被几乎所有的报纸、通讯社所传布。外商《日日新闻》的标题说，治丧委员会里“也有毛泽东”……，灿烂的双子星座陨落了一颗，剩下的那一颗，当时正被鉅款悬赏着头颅。

虽然，巨人这个词在世间被大大滥用了，他，却是一个真正的巨人，一个大写的人。他以特有的人格力量，征服和感召了这块大地上的男男女女。人们自发地集合起来，吊唁、祭奠、悼念，……规模和深刻的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皇帝。就连被他痛打过的蚊子、苍蝇、蛀虫、叭儿……，都一齐发誓说在掉泪，以示他们曾经挨过他的打，也是一种特殊的荣宠。

人心是秤。人民在他的身上撷取最好的品德，凝聚成三个字，鉴定他的一生并用以安排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，这三个字就是：“民族魂”。我们古老和多难的民族，把一切美德结晶在他的身上了，他是我们民族的代表，我们民族的精英，我们民族的灵魂。

但是，他还有自己的评价。他在《自嘲》一诗中，提炼了自己的一生：

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

很难找到对他的人格有更简练的概括了。冷与热的结合，爱与憎的结合，战士和赤子的结合，这就是——人的鲁迅，大写的人的鲁迅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那些足踏在地上，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，终于在可咀咒的地方，击退了可咀咒的时代，在旧中国的地狱里铸造出了一个新社会。历史长河蜿蜒曲折地前进。人们对他的纪念，也随着或左或右的足迹而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偏移。他从人变成了神，他从神变成了凶神。一个异化的现象产生了。待到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“四人帮”，他形象的被歪曲、涂抹也达到了顶点。

“四人帮”是一批旧翻新的蛀虫。为达到反革命目的，他们操持过任何可以到手的武器，不幸的是，鲁迅也成了他们手中的一根枪。鲁迅当年说过：“梯子之论，是极确的，对于此一节，我也曾熟虑，倘使后起诸公，真能由此爬得较高，则我之被踏，又何足惜。”（《致章廷谦·1930年3月27日》）然而，他已经没有机会了解他是在何种情况下被踏呵！“四人帮”借助“捧杀”，歪曲他的思想，改造他的形象，从而实行他的异化。一个被歪曲的鲁迅，成了“四人帮”“打倒一切”的得心应手的武器，是推销某种斗争哲学的振振有词的例证。

神的鲁迅是人的鲁迅的异己物。神的鲁迅越高大，人的鲁迅就越卑下，神的鲁迅越完满，人的鲁迅就越畸形，神的鲁迅越神气，人的鲁迅就越枯萎。但是，任何神都是人造的。只有人才是真实的。神的鲁迅整日夜剑拔弩张，横眉立

目，六亲不认……；人的鲁迅则身穿旧长衫，足登陈嘉庚的力士鞋，谦恭地行走在街头的人丛中。他到得家里，坐在“熟识的墙壁”和“熟识的书堆”之中，用蒲扇拍打小腿以驱赶蚊子，为他所倾心的人们伏案疾书，做着他认为是最平凡和理所当然的事。

现在是到了让人的鲁迅复归返真的时候了。

一

历史上一切可以称为革命的运动，归根结蒂都是不同形式的为民请命。“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”。《二心集·上海文艺之一瞥》。追求人民的解放是革命的终极目的。因此，凡是革命者，在他最初的动机里都找得到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真诚意愿。虽然，这种意愿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，可能被腐蚀，洗刷，以至于消褪，但不能否认它存在过，并且是人走向革命的契机。

强者则与人民共始终。

鲁迅的大半辈子，似乎是孤军奋战，但他一生的足迹，却是与人民的脚印叠沓在一起的。

他从“小康人家坠入困顿”而看见了“世人的真面目”；他在平桥村的河滩头和蚕豆田里结识了“和花鸟并不一样”而“毕生受着压迫”（《集外集拾遗·英译本〈短篇小说选集〉自序》）的闰土之辈。这个“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”被“狼的奶汁”（瞿秋白：《鲁迅杂感选集·序言》）喂养大的、自称“当过山贼”的人，就在“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寻求别样的人们”（《集外集拾遗·英译本〈短篇小说选集〉自序》）之前，已经在上述两种社会因素的塑造下，开始轮廓模糊地显

现出“横眉”和“俯首”的人的鲁迅的原始胚盘形象了。

这个胚盘在异国特殊的空气里发了芽。“决意要学医”和兹后的弃医而弄文，就是这幼芽成长的曲折过程，但那两瓣真叶却始终向着“人”这轮红日。学医也好，弄文也好，都是为了救人。他一心疗救的，就是被传统思想锻炼得麻木、愚昧、孱弱……的“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”。这种疗救并不在于物质的赐予，而在于精神的解放。他早年主张的“培物质而张灵明，任个人而排众数，”（《坟·文化偏至论》）就其实质来说，无非是对资本主义持不信任态度，呼吁扫荡当时流行的拜物敬，并希冀砸烂加在亿万“众数”身上的千年封建锁链。他期待着“立志在反抗，指归在动作，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……”的“精神界之战士”的出现，以便把“沙聚之邦”变为“人国”（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）。他在战斗的世途上发出的第一声喊叫，用的是改造国民性的题目，内容却是童年时代就铭刻心头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宏愿。

“人的学说”和“爱的哲学”，这是早年鲁迅用以战斗的思想武器。“我们还要发愿：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”（《坟·我之节烈观》）。“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，便只是‘爱’”（《坟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）。虽然这时候，他心目中的人，多半是“人人平等”和“天赋人权”的物质承担者，而“精神界之战士”不过是“天才”“带头人”的同义语，但“其首在立人，人立而后凡事举”（《坟·文化偏至论》），正好是鲁迅早年思想的特色。他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而又不为所囿，并异于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地方，就在于他把追求人民解放作为他一生事业的起点和归宿。

从幼芽到亭亭华盖，其间风风雨雨，曲曲折折，坎坎坷

坷。这是乔木成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虬曲，这种虬曲不仅被巨大的向阳力所扶正，并且，砢磊结节，说明长青之树的自然，壮实和有生命力。

从早年到前期，他经历了十年沉默，十年探索的阶段。他看到国民性之所以孱弱和落后，正是上千年古旧“文明”所造成的毒害。于是在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到来的时候，操起投枪“……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，令其动摇，冀于将来有万一的希望”（《两地书·八》）。“他以文学为武器，投入被他称为“社会批判”的战斗中去了。“我之以莽原起哄，大半也就是为了想由此引起新的这一种批评来……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”。（《两地书·十七》）

战斗还是围绕着“人”。他以磅礴的笔力，只用“吃人”两个字，便把孕育着古旧文明的封建主义，牢牢钉死在历史的审判台上。“吃人”概括了封建主义的本质，“救人”（“救救孩子”）代表了他的理想。为了“救人”必须摧垮这吃人的筵宴，必须操起“社会批判”的投枪。从中，我们也看到了泛爱哲学的解体，人的学说得到了充实。人有穷人和阔人，有上等人 and 下等人，有临民者和被治者，有官魂和匪魂。在他的笔底出现了阿Q、孔乙己、祥林嫂、魏连殳等等沾着国民性弱点的活生生的人物。此时的他，对他们与其说是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倒不如说是站在他们中间，跟他们一起兴风狂啸，戟指战叫。他在《华盖集续编·我还不不能“带住”》一文中，有一段内心独白似的文字，说明他是怎样地同情和倾心于这些“人”的，那怕他为世所不容也在所不惜：

“我自己也知道，在中国，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，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。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

理正义的美名，正人君子的徽号，温良敦厚的假脸，流言公论的武器，吞吐曲折的文字，行私利己，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。倘使我没有这笔，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；我觉悟了，所以要常用，尤其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。万一那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，有些省悟，知道伎俩也有穷时，少装些假面目，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，就是一个‘教训’。

前期之末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已经在战斗实践的母腹中噪动了。他动摇古旧“文明”的斗争，已经接近于看到剥削制度是众恶之源；他笔下出现“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，也有饿得垂死每斤八文的孩子”（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），已经明确形成了阶级分野，并且，它不是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人云亦云，而是生死相搏中答出的总结。在一段的敌我对阵之后，“人”开始分化了：有睡着的，有醒着的，有玩着的，自然也有要前进的。人民已经不是“庸众”和“众数”了，也不是宴之敖式的救世主。人民是“无刀无笔的弱者”的总和，同时也可以转化为有刀有笔的强者的总和。在《未有天才之前》这篇文章中，透出了这样的消息：人民，才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。鲁迅正是在两军对战之中，感到了他们才是主力，并逐渐向这支主力靠拢的。

一九二七年，历史出现了曲折。“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”（《集外集·俄文译文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》）。他在革命人民的血的洗礼中，实现了质的飞跃。革命处在低潮，正当他似乎应该是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他却悚身一摇，摆脱了以前的彷徨和愤慨，反而异常沉着地昂首前行。“在我自己，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。”（《而已

集·尘影题辞》)。赤子的鲁迅，严师诤友的鲁迅，开始上升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和马克思主义哲人的鲁迅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给“人的学说”注入了科学灵魂。他似乎一切都豁然开朗了。到垂暮之年，他在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？》一文中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我们自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拚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，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

“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，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，倘若加于全体，那简直是诬蔑。”毛泽东同志说：“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。”鲁迅就是中国脊梁中的铮铮铁骨。

比较常常是意味深长的。当鲁迅成为一个阶级论者，他对托尔斯泰有过这样的批评：“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，旧性荡涤不尽，所以只同情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（《二心集·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》）。伟大的“俄罗斯镜子”到死只停留在“同情贫民”这个阶梯上，而鲁迅虽非“出身贵族”，却也是“从旧营垒中来”，他能够从“相信青年必胜老年”，到“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，或则投书告密，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”，进而体验到“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”，并遵从先驱者的命令，从敌人的围剿中杀出血路来。若以此与托尔斯泰比，思想境界高出何止一筹。鲁迅与托尔斯泰，相隔整整一个时代，他们之间隔着一场十月革命。如果这是鲁迅与托尔斯泰之所以不同的历史原因，那末鲁迅与他的同时代人比，还是高出一筹。鲁迅很推崇高尔基。高尔基的一生横跨十月革命。他不停留在“同情贫民”这一步，但他有时也同情不该同情的人。他未必肯打“落水狗”，甚至未必肯打狗落水。鲁迅则是硬骨头，他那经过扬弃

的“人的学说”中，没有“犯而不校”和宽恕敌人的地位。如果从这一点说，那末，高尔基更象是个人道主义作家而鲁迅却是个共产主义战士。

一代的知识分子，异途同归者有，同发而各奔西东者有。人而成为这样的巨人，不多。作为历史现象看，需要探索这转变的原因。

学习先进的理论，是的；不断地自我改造，也是的。然而是什么动力促使他赁屋藏书，闭门夜读，又是什么力量使他承受自我解剖之苦？曰：战斗。诚然，斗争的需要使他挤出时间来读马列主义的书；要革命必须先做革命人的道理驱使他对自己鞭辟入理地奏刀。他确是在改造客观的战斗中改造了他自己。但是，核心的问题还是：改造客观无非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解放。这才是他一生奋斗的目的，也是他一生演变的动力。

我们伟大的民族，是热爱和平的民族，然而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证明，我们的民族又是个敢斗的民族，正是为了过永远和平的生活，才被迫拿起武器，百战不倦。战斗植根于爱。这样的民族，哺育了他的先觉者。正是热爱人民，才是一个大写的人的鲁迅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过程中，内在的也是最本质的原因。

“创作总根于爱”（《华盖集续篇·小杂感》），反过来，有爱才有创作。换一个说法，战斗总根于爱，有爱才有战斗。他一生，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：“在这‘可怜的时代’能杀才能生，能憎才能爱，能生与爱，才能文”（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七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两伤》）。正是这一点，使鲁迅与泛爱论者划清了界限。他打“落水狗”，主张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，“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”，他绝

不因左颊被打而再把右颊送过去，谁如果打了他的左颊，可不要期望他被劝说不还手而“带住”。他在评论卢那卡尔斯基的《解放了的堂·吉珂德》时，就不宽恕吉珂德主义“……革命终于起来，专制者入了牢狱；可是这位人道主义者，这时忽又认国公们为被压迫者了，放蛇归壑，使他又能流毒，焚杀淫掠，远过于革命的牺牲。他虽然不为人们所信仰——连跟班的山嘉也不大相信——却常常被奸人所利用，帮着世界留在黑暗中。”（《集外集拾遗·〈解放了的堂·吉珂德〉后记》）。但他几乎同时又说：“无产者的革命，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，并非因为要杀人。”（《南腔北调集·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》）正因为他是热爱人民的人，他才成了战斗的化身。

一丛繁花怒放的蔷薇呵！花朵和蓓蕾给人民；无花的蔷薇——刺，留给敌人，连枝叶也不带。

二

几乎所有的塑像和肖像画，都把他创作成“横眉冷对”的模式，这是片面的，也是皮相的。

“大约总归是十年以前罢，我因为生了病，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诊治，在那待诊室里放着的一本德国“星期报”（Die Woche）上，看见了一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漫画，画着法官、教师，连医生和看护妇，也都横眉怒目，捏着手枪。”他并不受骗，“有这样凶暴么，觉得好笑罢了”（《南腔北调集·林克多〈苏联闻见录〉序》）。但是，这个写“无情未必真豪杰”，的老人，后来自己手中也被塞了一把手枪，并被排进横眉怒目的行列，这是包括他自己在内，也许都是始

料所不及的。

现在有的青年，一谈到人道主义，就像吃了奶油蛋糕一样的兴高彩烈。似乎人道主义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，而成了永恒的理想。然而，在他们需要对人道主义作出更精确的解释时，又不能不加上各种定语：“广义的”人道主义，“真正的”人道主义，“革命的”人道主义，“彻底的”人道主义，“无产阶级”的人道主义……，用以区别历史上最初使用的人道主义概念。他们又从一些文艺评论家那里，第二手地了解鲁迅，又从左倾思潮那里接受了一个异化了的鲁迅，有了这些先入为主的材料，然后用他们的人道主义尺子来量他、裁剪他。裁剪的结果，鲁迅不是奶油蛋糕，他够不上他们的水平，于是鲁迅便成了“整天骂人”，“老闹别扭”，“气量太小”“毫无人情味”，“混身火药气”的凶神恶煞。

歌德有一次对人说：“我所以得天独厚，是因为我出身在世界大事纷至沓来、方兴未艾的年代，我一生恭逢其盛，有幸经历了七年战争，接着是美国脱离英国，后来是法国革命，最后又是整个拿破仑时代，直到这位英雄一败涂地，等等。”（转引自阿森·古留加：《黑格尔小传》）歌德的话，说出了—个真理：知识导源于客观；演技来自舞台实践。既然世界在上演几出大剧，天才的艺人就能够使自己声名大噪。

中国的近百年史，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如此紧迫和密集。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〇年，一百年间，中国的历史又打喷嚏，又咳嗽，革命战争和民族浩劫不下几十次。每隔五——十年就是一场大战或者一场革命。人的生命的密度如此之高，一年相当于太平盛世的一代人。“宁做太平犬，不作乱

离人，”这是迫于时世而束手无策的懦夫的理想；而抗争者的哲学是：“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。”我们的民族何尝不是恭逢其盛，它在“两患交伐”之下，发高烧，打寒颤，在害病的同时产生了抗原，这是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的天赐良机。鲁迅也是恭逢其盛。为人民解放而主动出击和打上门来的被迫应战，构成了鲁迅的历史。它正是中国近百年史的缩影。恩格斯赞美文艺复兴时，说过这样的话：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、进步的变革，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。这一百年历史，是鲁迅的时代，是鲁迅的舞台，也是鲁迅的摇篮。

由于时代的特征，围绕鲁迅而展开的斗争，带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。

一曰斗争频繁。斗争一个接一个，一个与一个交错展开。“狐狸方去穴，桃偶尽登场”。狗之被打落水，落水狗又重新上岸咬人。因为频繁，所以有“韧性”战斗，百折不挠，百战不殆。“韧”表面上是“磨菇战”，是“缠丝功”；实骨子是将革命进行到底，是迫敌无条件投降而不留后患。革命家从“韧”性战斗中学到了“追穷寇”，而庸人只看到无情。它不像西洋古典小说中描写的决斗——一方把对方失手掉落的剑挑还对方，以示宽大和“费厄泼赖”。鲁迅则甘担凶名，毫不“费厄”，因为他不忘挂过革命者头颅的“古轩亭口”。

一曰敌人残酷。对手有文有武，有明有暗，有洋场恶少，西崽文人，有租界巡捕、特务密探，有从指挥刀下杀出来的“学者”“作家”，有干脆靠手枪起家的暴徒和凶手，凡此种类，无不想置革命于死地。因为残酷，所以要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”。鲁迅无法以枪还枪，他手中只有一枝值五分钱

的笔，除此而别无其他，他就得把这枝“金不换”炼得无比锐利，一击而置敌死命。他就是靠了它纵横敌阵。革命家从鲁迅战法上学到了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；庸人则諛之谓“刀笔吏”“刑名师爷”。鲁迅还责备自己中庸思想沦肌浃髓，他绝不因不宽恕敌人而忏悔。

一日战线广阔。最后十年，围剿者之多，世所罕见，东南西北，三教九流，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。战线一多，相形之下只见孤军奋战。为防家贼，有时只能“横站”；要鉴别蛀虫与叭儿，有时又难免多疑；杀出重围，有时又可能误伤朋友。革命者从鲁迅身上学到“反潮流”的大无畏精神，庸人则看到他“孤立”、“多疑”和犯众怒，为避祸起见，绕道之未恐不及。但即使革命警惕性之高如鲁迅，仍不免有失。在《白莽作〈孩儿塔〉序》的《续记》中，有他骗取文稿后的一段带总结性的话：“这一回，他（指骗子史济行）在汉口，我是听到过的，但不能因为一个史济行在汉口，便将一切汉口的不相识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，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，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。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，偶不疑虑，偶动友情，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”（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续记》）。

除此之外，鬼蜮伎俩之层出不穷亦可算作一条。为对付这些花招，他信手拈来就是武器。他是现代战斗杂文的奠基者。这总名为杂文的文体，犹如一个总兵器库，不论是论文、短评，随感、小言论、日记、信札、碑文，悼词、序跋、语录、告示，甚至表格，到得手来，便是刀枪剑戟。犹如齐天大圣身上的毫毛，拔一把，吹口气，都成了对付妖魔鬼怪的有生力量。当然，这也只有如鲁迅者才能够。

十六本战斗杂文集，六百多篇檄文，这是世界文库中重